

新闻关注



奥巴马任命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

8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右)宣布任命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左)连任,以保持经济决策的连续性,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德国卫生部长因过度使用政府飞机遭质疑

德国卫生部长乌拉·施密特由于过度使用政府飞机,被质疑浪费纳税人钱财。这是乌拉·施密特的资料照片。



日首相麻生太郎说没钱别结婚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23日晚间出席一个学生集会针对有学生提问说,许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结婚资金,麻生答复说,“没钱的话,还是不结婚好”。适值日本众议院选举投票前夕,这话恐让麻生再次失分。图为麻生在东京一投票站。



伊朗反政府武装高级头目承认受到美国指使

8月25日,伊朗反政府武装组织“真主旅”的高级头目阿卜杜勒哈米德·里吉在记者会上承认,“真主旅”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并按照美国的指令在伊朗境内发动恐怖袭击。

周末人物·新中国60年记忆

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枣庄津浦铁道线上的鲁南铁道游击队,因小说和电影《铁道游击队》而名闻全国。小说和电影中政委李政的原型之一,便是曾任铁道游击队最后一位政委、原二炮副司令员的郑惕中将。

郑惕:铁道游击队走出的将军

□ 本报记者 岳增群 本报通讯员 冯贵洲 孙中路

8月15日,记者与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馆长潘福安一起,专程来到北京二炮宿舍将军楼,采访郑惕将军的夫人李慧琴、儿子郑卫东。

日本鬼子主动登门和谈

“老郑对枣庄人民的感情很深。”说起将军在铁道游击队的往事,李慧琴老人慈祥的脸上立即泛起无限的自豪,她回忆说:“老郑出生在临沂县城,15岁就参加了革命。1944年9月被组织任命为铁道游击队副政委,后任政委。铁道游击队队员都是当地的贫苦矿工和铁路工人,他们爬火车、炸桥梁,日本鬼子头疼得不得了。”

鬼子被铁道游击队打服了

李慧琴老人说:“我与老郑生活了几十年,说起铁道游击队的事,老郑最兴奋的是在枣庄接受日本侵略者投降的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朱总司令下令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向所在地的抗日武装投降。但是,驻沙沟一带的鬼子迟迟不交枪交弹药,说是蒋、日双方有协定,就是缴枪,也得交给国民党,不能交给共产党。铁道游击队当然不能接受,在八年抗战中,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接受当地日军的缴械。奉上级命令,郑惕作为我方代表在临城附近的姬庄村一个农户家里与日军代表小林谈判。他对小林说,你们在枣庄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的太君是个万恶不赦的战犯,即将接受审判,已经没有资格命令你们把枪交给谁。你们必须立即向我们投降。接连两次谈判都没有谈成。驻临城的日军铁道警备大队和铁甲列车大队便想趁黑夜逃向徐州,老郑他们早就看出了敌人的花招,提前把通向徐州的铁路扒了,鬼子便试图退回临城,游击队事先埋下的炸药又炸



郑惕夫妇。

断了鬼子回临城的铁路。将鬼子困住了,3天后,鬼子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不住了,只好投降。”据史料记载,1945年10月,枣庄和临城的日军携带8挺重机枪、130多挺轻机枪和两门山炮、100余箱手枪等轻重武器,向铁道游击队缴械。当时,铁道游击队只有200多人,而投降的日军有1000多名,这在中国整个抗战史上也是罕见的。李慧琴老人说:“主要是他们被铁道游击队打服了。”说到这里,老人脸上挂满了笑容,笑得很开心。

边防活字典

在郑将军家里,李慧琴老人送给记者一本专门记载将军精忠报国、戎马一生的传记《将之梦》,封面上是将军的肖像和电影《铁道游击队》剧照。这是李慧琴老人建议设计的,反映出李慧琴老人与将军对铁道游击队的浓浓情怀。这是一本408页36万字的长篇传记,翔实生动地记载了将军的一生。其中,解放后,将军为我国建立牢固边防的故事最为精彩。书上记载,朝鲜战争爆发不久,郑惕随华东军区实习团赴朝,被留任志愿军第24军70师副师长。正当朝鲜战争打得火热的时候,中央一纸电令,郑惕被调回国内任公安部队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后升任公安部四局副局长),专抓边防工作。从此,他与边防工作结下不解之缘。这一干就是13年。

边境不论大事小事,当时都要直报周总理,常常在三更半夜,周总理打电话向郑惕详细了解情况。尤其是与周边国家在边界问题上的谈判,周总理要求当天报告。坐在一旁的郑卫东说:“那时,我父亲很忙,我很少见到他,即使晚上在家睡觉,为了不惊动我母亲,父亲把电话放到枕头底下,接到电话立马就

走,第二天我们才知道。”郑惕果然不负众望,很快成了“边防专家”、“边防活字典”。我国有关边防方面的许多文件、条例、规定等,都是郑惕主持起草后,经中央批准颁布的。他主持制定的中国第一部“边境工作40条”,规范了中国的边防工作。书上记载,从1963年到1964年,两年时间内,我国先后与苏联、蒙古、朝鲜等相邻国家进行了多次错综复杂的边界和边境事务谈判。1963年,悬而未定的中蒙边界谈判期间,郑惕写下了精彩一笔。当时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是姬鹏飞,成员有郑惕、周秋野等。此前的1945年,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苏联外长莫罗托夫作过一次谈判,曾签下了一个“维持中蒙边界现状”的糊涂条约,将我国境内一片水草非常茂盛的牧场“悬而未决”,蒙古也看上了这块牧场,想在划分边界走向的时候划过去。为坚守国土,以理服人,郑惕多次到这块牧场实地考察,并拿出了详实的数据。谈判桌上,郑惕有理有节,寸土不让,他把考察来的第一手资料摆到桌面上,以事实证明,我国牧民一直在这里放牧。蒙方被说服了,终于同意按我方的意见划分边界线。

缴获日本军刀

去北京之前,记者专门来到了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它是枣庄市国土资源局干部潘福安以个人房屋作抵押,历时10年创办起来的。截至目前,已收集有关铁道游击队和抗日战争的史料文物1000余件,其中有郑惕将军使用过的手表、眼镜、毛笔、电话机等。尤其珍贵的是郑将军保留了50多年的一把日本军刀。那是1945年11月,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金山、政委郑惕代表我军接受临城日军缴械投降。刘

大队长和郑惕都收缴了一把日本军刀,刘金山缴获的军刀,后来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郑惕收缴的军刀一直随身保存。2007年4月4日,李慧琴老人遵照郑惕将军遗嘱,将这把军刀捐赠给了“铁道游击队展览馆”。日本侵略者有“以血养刀”的习惯,收缴时,军刀上还残留着血迹。郑惕在刀上涂上了一层黄油。如今,刀上的血迹已变成暗红色,成为见证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铁证。

情系鲁南

时近中午,李慧琴老人和他的儿子郑卫东依然谈兴很浓,并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执意挽留记者在家里吃饭。饭桌上,李慧琴老人对记者说:老郑常念叨枣庄,念叨在枣庄的战友们。我们一家住进北京以后,这里就成了他的战友来北京的“家”,除了铁道游击队的杜季伟、刘金山、王强这些铁道游击队干部,还有在枣庄打鬼子时住过的房东、微山岛上的农民。枣庄来京召开鲁南党史座谈会,老郑也把会议安排到我们家举行。李慧琴老人说:“老郑生前多次带领我们全家到枣庄农村看望当年的老房东、老游击队员,每到一村一家,老乡们特别热情,给我们吃煎饼、吃家常菜。回家乡,老郑都要兴奋好多天。2000年,老郑77岁的时候,又带领我和子女们回了一次枣庄,还爬了枣庄的抱犊崮。那次,他还豪情满怀地说,等到了80岁,还要再爬抱犊崮。”谈到这,李慧琴老人哭了。他跟随将军生活了50多年,相濡以沫,恩爱有加,怎能不思念。李慧琴老人说:“老郑与我来打算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把至今还健在的铁道游击队队员全部请到家里来,好好庆贺一番,没想到他却先走了。”

坐在一旁的潘福安馆长告诉记者:“郑老生前先后6次到枣庄,我也多次来北京看望郑老。2000年10月1日,我主办的‘铁道游击队创建六十周年展览’在枣庄市博物馆开展,事前,我来北京请郑老审查展览内容,并请他到枣庄为展览剪彩,郑老不顾刚刚手术,身体虚弱,以77岁的高龄如期来到枣庄剪彩,令枣庄的老铁道游击队员和干部群众十分感动。”说到这里,李慧琴老人找出将军当年参加展览时的讲稿。那是将军的现场讲话后来经人整理的。在讲稿中,将军深情地说:“铁道游击队的战友们纯朴,善良,勇敢,机智。虽然没经过正规训练,但战斗力很强,我们相处得很好,犹如兄弟一般……”

将军的儿子郑卫东告诉记者:“父亲对我们兄妹要求非常严格,从来不允许我们在他面前提调动、提拔的事。我从很小就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就是铁道游击队的政委,直到‘文革’中,我父亲受到不公待遇,当年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王志胜伯伯来北京看望他老人家,我才知道父亲曾经是铁道游击队的政委。”

快要离开将军家时,李慧琴老人拿出厚厚的相册,用颤抖的手打开,让我们翻看将军生前的照片,其中,有许多将军生前到枣庄与铁道游击队老战友、老房东的合影,还有他站在铁道游击队纪念馆碑廊内的留影,其中也有他写的碑文:缅怀革命先烈业绩,铭记枣庄人民恩情,弘扬我党我军传统,谱写团结胜利新篇章!



1963年,郑惕参加了中蒙边境谈判,并写下了边防工作精彩一笔(刘少奇身后最后一排双手合掌者是郑惕)。



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里,珍藏着郑将军保留了50多年的一把日本军刀。刀上的血迹已变成暗红色,成为见证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铁证。郑惕夫人李慧琴(右)遵照将军遗嘱,将军刀赠送给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馆长、山东军区陆军预备役炮兵师第四团宣传干事(少校)潘福安接受军刀。



李慧琴跟随将军生活了50多年,两人相濡以沫,恩爱有加。这是20世纪50年代郑惕夫妇的合影。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郑惕。我们可以从这张照片上依稀看到郑惕将军的儒雅风采。



本报记者采访郑惕将军的夫人李慧琴。

将军倾力我国军事科技化

□ 岳增群 冯贵洲 孙中路

8月15日下午,记者走进了二炮司令部政治处。谈起二炮的科技化、现代化建设,现在的二炮指战员格外怀念他们的老首长、已故副司令郑惕将军。在这里,我们了解到将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许多感人事迹。1969年夏天,由时任二炮司令员张翼祥提议,毛主席签发命令,任命郑惕为七机部军管会副主任。七机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国家军事科研重点单位,郑惕上任后,觉得自己不懂军事科学,应该选一些内行人来抓军事科学研究。他在李先念主持的会议上郑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要求,得到李先念副总理的支持,并鼓励他“不懂就学”,任命他为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分工抓干部、抓“五七”干校和工宣队、军管会的工作。当时,钱学森在七机部工作。“文革”中,钱学森是周总理保护下来的,哪一派都不许动他。尽

管总理说了话,但还是有人想打他的主意。郑惕不放心,经常去看望钱学森。问寒问暖,帮助钱学森解决了不少工作、生活上的问题。1978年,郑惕被任命为第二炮兵科技部部长,兼任二炮司令部副参谋长。组建于1966年7月1日的第二炮兵,简称“二炮”,对于这个名称,不少人存在误解,认为是炮兵部队的排序,其实不然,二炮是随着中国导弹部队的建立和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战略导弹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遏制敌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为何叫“第二炮兵”?这完全是出于当初的保密需要。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没有使用“战略导弹部队”这个称谓,而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第二炮兵。中央派郑惕到二炮任职,足见对他的器重和信任。科技部本来应该是高科技人才云集的地方,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当时二炮人才不足。要完成某

一种型号导弹的发射、训练任务,由于自己没有专门的技术人才,得从部队以外军事研究单位请专家、学者。这不利于这支导弹部队提高快速核反应能力。郑惕上任后,建议在科技部建立总工程师制度,关键时刻,能有敢于拍板的权威,得到二炮司令和政委的赞同。郑惕立即求助于时任航天部部长的张阳和副部长宋健,请他们忍痛割爱,把T型导弹的副总设计师安振山调到了二炮;接着,郑惕又到国家科委要来了熟悉S型导弹的葛文耀。有了这些专家坐镇把关,二炮的科技创新和管理能力立即大幅提升。郑惕就任二炮科技部长后发现,司令部下面的各个基地都没有设立科技部门,形成科技“短腿”、上下“断层”,科技部下达的文件、规划、命令不能很快到位,许多科技工作落不到实处,下面的问题反应不上来。他建议司令部在基地一级成

立了科技部门,以后的基地在训练、发射中遇到一些故障,有工程师、技术人员在现场处理,很少误时误事,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郑惕上任以后,科技部在二炮建立了自动化指挥系统,形成了自动化指挥网络,这在全国、全军都是领先的。1973年6月,郑惕被任命为二炮副参谋长。1982年11月起,任二炮副司令员,为我军战略导弹部队的“三化”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在将军家的一楼客厅里,记者看到郑惕将军的一幅墨宝,是二炮首次科技大会时将军自己作诗、自己书写的。全文是:科学贵迎春,花放群英会,星辰闪耀,劲松苍翠,技超神炮高师会,熟练操作天兵锐,争分夺秒,降魔伏魅。字里行间,显示出将军对我国军事人才英雄辈出的兴奋,对发展壮大我国军事科技事业、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强烈企盼!